

阮步兵詠懷詩註



阮步兵詠懷詩註

阮籍著

黃節註

華忱之校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阮步兵詠懷詩註

阮籍著

黃節註

華忱之校訂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:(599)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3 $\frac{3}{8}$ 插頁 2

1957年4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5000

定價 (7) 0.42 元

出版說明

阮籍，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。生于後漢獻帝（劉協）建安十五年（公元二一〇年），卒于魏常道鄉公（曹爽）景元四年（公元二六三年）。他父親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。阮籍的作品，也受到建安文學的影響而創造了特殊的風格。

三國時代，儒家傳統的禮教，已經被壞人利用為愚弄人民爭奪統治的工具。以嵇康、阮籍為代表的『竹林七賢』，差不多都是反抗這種禮教的。他們這種反抗，政治上的意義更重于思想上的意義。正如魯迅先生所說：『魏、晉時代，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，而實在是毀壞禮教，不信禮教的。表面上毀壞禮教者，實則倒是承認禮教，太相信禮教。因為魏、晉時所謂崇奉禮教，是用以自利，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，如曹操殺孔融，司馬懿（編者按：當為司馬昭）殺嵇康，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，但實在曹操、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，不過將這個名義，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。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，褻瀆了禮教，不平之極，無計可施，激而變成不談禮教，不信禮教，甚至于反對禮教。——但其實不過是態度，至于他們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禮教，當作寶貝，比曹操、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。』（『而已集』：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』）

由于當時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爭奪皇位的鬥爭，殘殺異己，知名人物，很難保全自己的生命，阮籍不得已借醉酒來逃避，他說話也不評論人物的是非。他的詩文雖然慷慨激昂，但許多意思却是隱而不顯的。詩裏也說神仙，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。他在政治上真正的意見，完全從詠懷詩八十二首裏隱晦曲折地表現出來。詠懷詩裏面：有對人事變遷的感慨，有對險惡環境的憂慮，有對爭奪殘殺的悲傷，有對邪佞奸兇的諷刺，這都是以當時社會的現實為對象，而多數加上了訪仙求道或美人香草的色彩，內容和形式，達到美化的高度。

黃節注是取蔣師燻注做底子，集合各家的注釋和評語而加以折衷，在阮詩的注本中，比較詳備。它主要的優點是能夠結合歷史事實來闡明詩意，雖未必完全正確，至少可以作讀者的參考資料。現據原印本校正出版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序

詩之流別曰風。曰雅。曰頌。時代迭易。體製有殊。揮其義例。不能變也。若阮公之詩。則小雅之流也。憂時愍亂。興寄無端。而駿放之致。沈摯之詞。誠足以睥睨八荒。牢籠萬有。故就其詩益以箋釋。非能辨其志趣。審其遭逢。通古今之故。洞喪亂之源。執簡相從。輒自翫焉。吾友順德黃君以史言詩。復通經術。既嘗爲漢魏風詩鮑謝二集之箋注。循誦阮詩。奮然命筆。草創迄今。時越三載。甄綜衆說。標舉單詞。明旨慎擇。吾無憾焉。吾少誦詩。每至小雅。往往流涕被面。不能自持。旁觀賦笑。視爲童騃。及誦阮公之詩。愴然感中。間有所會。初謂生非當厄。哀生於文。迄今追思。性實爲之。況今者政弛道衰。時同典午。吾與黃君亦曾同處京師。若履空谷。以視阮公。復何同異。則君箋釋其詩。而吾爲之序。其如莊生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乎。乙丑臘中越人諸宗元。

自敘

余既箋漢魏樂府風詩。復爲鮑謝二家詩注。以癸亥之春。南歸過武林。訪諸君貞壯湖上。得見仁和蔣東橋所注阮嗣宗詠懷詩。假歸卒讀。竊歎東橋是事感我無窮。昔李崇賢論嗣宗詩。謂有憂生之嗟。文多隱避。難以情測。故纍明大意。略其幽旨。何義門譏之。謂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。注家何足以知之。崇賢頗采顏光祿沈隱侯說。亦第見之昭明所選十七首中。東橋舉全詩八十二首。欲表嗣宗千古不明之志。信能突過崇賢否乎。不爲義門所譏乎。余安敢重注。世變旣亟。人心益壞。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。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。惟詩之爲教。最入人深。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。余職在說詩。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。於人之爲人。庶有裨也。念參軍沈抑藩府。康樂未忘華胄。其詩雖工。其於感發人心。不若嗣宗爲至。東橋是注爲益詎少。然有附會失實者。有爲舊說所誤者。有

未明嗣宗用古之趣者。若若千載。余取而重注之。其視東橋所得幾何。顧余寧受譏後人。余於此時不重注嗣宗詩。則無以對今之人。其於嗣宗猶後也。古之人有自絕於富貴者矣。若自絕於禮法。則以禮法已爲奸人假竊。不如絕之。其視富貴有同盜賊。志在濟世。而迹落窮途。情傷一時。而心存百代。如嗣宗豈徒自絕於富貴而已邪。余是以欲揭其志。盡余所能知者。以告今之人。鍾嶸有言。嗣宗之詩源於小雅。夫雅廢國微。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絕爾。國積人而成者。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既廢。國焉得而不絕。非今之世邪。余以饑寒交困。風雪窮冬。茅棟孰憂。妾御求去。故鄉路阻。妻孥莫保。暮齒已催。國亂無已。而獨不廢詩。余亦嘗以辨別種族。發揚民義垂三十年。其於創建今國。豈曰無與。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。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。天若命余重振救之。舍明詩莫繇。天下方毀經。又強告而難入。故余於三百篇既纂其辭旨。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。斬其進闕大義。不如是。不足以存詩也。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翔鳥。徊徘徊傷心。視四

牡之詩翩翩者騅。載飛載下。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。我心傷悲。抑復何異。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。故余於其事不敢妄附。於其志則務欲求明。不如是。不足以感發人也。往往中夜勤求未得。則若有鬼神來告。豁然而通。余是以窮老益力。雖心藏積疾。不遑告勞者。爲古人也。爲今人也。夫古人往矣。以余之渺思上接千載。是惡能無失。俟他日有所考見者與所解悟者。當補正之。倘其無及焉。以余之不負古人。則後之人寧獨負余。亦必有以匡余矣。丙寅正月二十日。黃節叙於宣武城南寓齋。

晉書阮籍傳

阮籍。字嗣宗。陳留尉氏人也。父瑀。魏丞相掾。知名於世。籍容貌瓌傑。志氣宏放。傲然獨得。任性不羈。而喜怒不形於色。或閉戶視書。累月不出。或登臨山水。經日忘歸。博覽羣籍。尤好莊老。嗜酒能嘯。善彈琴。當其得意。忽忘形骸。時人多謂之癡。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。以爲勝己。由是咸共稱異。籍嘗隨叔父至東郡。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。終日不關一作開一言。自以不能測。太尉蔣濟聞其有傴才而辟之。籍詣都亭奏記曰。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。據上台之位。英豪翹首。俊賢抗足。開府之日。人人自以爲掾屬。辟書始下。而下走爲首。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。而文侯擁篲。鄒子處於黍谷之陰。而昭王陪乘。夫布衣韋帶之士。孤居特立。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。爲道存也。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。猥見採擇。無以稱當。方將耕於東臯之陽。輸黍稷之餘稅。負薪疲病。足力不彊。補

吏之召。非所克堪。乞迴謬恩。以光清舉。初濟恐籍不至。得記欣然遣卒迎之。而籍已去。濟大怒。於是鄉親共喻之。乃就吏。後謝病歸。復爲尙書郎。少時又以病免。及曹爽輔政。召爲參軍。籍因以疾辭。屏於田里。歲餘而爽誅。時人服其遠識。宣帝爲太傅。命籍爲從事中郎。及帝崩。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。高貴鄉公即位。封關內侯。徙散騎常侍。籍本有濟世志。屬魏晉之際。天下多故。名士少有全者。籍由是不與世事。遂酣飲爲常。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。籍醉六十日。不得言而止。鍾會數以時事問之。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。皆以酣醉獲免。及文帝輔政。籍嘗從容言於帝曰。籍平生曾遊東平。樂其風土。帝大悅。即拜東平相。籍乘驢到郡。壞府舍屏鄣。使內外相望。法令清簡。旬日而還。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。有司言有子殺母者。籍曰。嘻。殺父乃可。至殺母乎。坐者怪其失言。帝曰。殺父天下之極惡。而以爲可乎。籍曰。禽獸知母而不知父。殺父。禽獸之類也。殺母。禽獸之不若。衆乃悅服。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。有貯酒三百

斛。乃求爲步兵校尉。遺落世事。雖去佐職。恆遊府內。朝宴必與焉。會帝讓九錫。公卿將勸進。使籍爲其辭。籍沈醉忘作。臨詣府。使取之。見籍方據案醉眠。使者以告。籍便書案。使寫之。無所改竄。辭甚清壯。爲時所重。籍雖不拘禮教。然發言玄遠。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。母終。正與人圍碁。對者求止。籍留與決賭。既而飲酒二斗。舉聲一號。吐血數升。及將葬。食一蒸肫。飲二斗酒。然後臨訣。直言窮矣。舉聲一號。因又吐血數升。毀瘠骨立。殆至滅性。裴楷往弔之。籍散髮箕踞。醉而直視。楷弔嘑畢便去。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。籍既不哭。君何爲哭。楷曰。阮籍既方外之士。故不崇禮典。我俗中之士。故以軌儀自居。時人歎爲兩得。籍又能爲青白眼。見禮俗之士。以白眼對之。及嵇喜來弔。籍作白眼。喜不懼而退。喜弟康聞之。乃齋酒挾琴造焉。籍大悅。乃見青眼。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。而帝每保護之。籍嫂嘗歸寧。籍相見與別。或譏之。籍曰。禮豈爲我設耶。鄰家少婦有美色。當釭沽酒。籍常詣婦飲。醉便臥其側。籍

不自嫌。其夫察之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。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。徑往哭之。盡哀而還。其外坦蕩而內淳至。皆此類也。時率意獨駕。不由徑路。車迹所窮。輒慟哭而反。嘗登廣武。觀楚漢戰處。歎曰。時無英雄。使豎子成名。登武牢山。望京邑而歎。於是賦豪傑詩。景元四年冬卒。時年五十四。籍能屬文。初不留思。作詠懷詩八十餘篇。爲世所重。著達莊論。叙無爲之貴。文多不錄。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。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。登皆不應。籍因長嘯而退。至半嶺。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。乃登之嘯也。遂歸。著大人先生傳。其略曰。世之所謂君子。惟法是脩。惟禮是克。手執圭璧。足履繩墨。行欲爲目前檢。言欲爲無窮則。少稱鄉黨。長聞鄰國。上欲圖三公。下不失九州牧。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。逃乎深縫。匿乎壞絮。炎邱火流。焦邑滅都。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處域內。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。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。子渾。字長成。有父風。少慕通達。不飾小節。籍謂曰。仲容已豫吾此流。汝不得復爾。太康中。爲太子庶子。

阮步兵詠懷詩注

詠懷八十二首

顏延之曰。阮籍在晉文代。常慮禍患。故發此詠耳。李善曰。嗣宗身仕亂朝。恐罹謗遇。因茲發詠。每有憂生之嗟。雖志在刺譏。而又多隱避。百代下難以情測。故粗明大意。略其幽旨也。節案晉書本傳云。籍本有濟世志。屬魏晉之際。天下多故。名士少有全者。籍由是不與世事。遂酣飲爲常。又云。籍發言玄遠。口不臧否人物。斯則詠懷之作所由來也。而臧否之情託之於詩。一寓刺譏。故東陵吹臺之詠。李公蘇子之悲。園綺伯陽之思。高子三閭之怨。詩中遞見。此李崇賢所謂文多隱避者也。陳沆曰。阮公憑臨廣武。嘯傲蘇門。遠迹曹爽。潔身懿師。其詩憤懷禪代。憑弔古今。蓋仁人志士之發憤焉。豈直憂生之嗟而已哉。詩大雅。仲山甫永懷。永詠古通。尙書。歌永言。漢書藝文志引永作詠。師古曰。詠者。永也。永。長也。所以長言之也。晉書本傳。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。爲世所重。

其一

夜中不能寐。起坐彈鳴琴。
薄帷鑒明月。清風吹我襟。
孤鴻號外野。

文選作
神。

翔文選作 鳥鳴北林。 徘徊將何見。 憂思獨傷心。

〔一〕王粲七哀詩。獨夜不能寐。攝衣起推琴。〔二〕釋名。帷。圍也。廣雅。鏡。照也。毛詩。月出照兮。古詩。明月皎夜光。〔三〕劉楨詩。清風淒已寒。繁欽定情詩。淒風吹我衿。爾雅。衿謂之袿。注衣小帶。〔四〕廣雅。號。鳴也。楚辭九章。鳥獸鳴以號羣兮。王逸注。號。呼也。左傳師己曰。童謠童之曰。鷦之鷦之。公出辱之。鷦鷦之羽。公在外野。〔五〕毛詩。飲彼晨風。鬱彼北林。魏文帝善哉行。飛鳥翻翔舞。悲鳴集北林。曹植詩。孤雁飛南遊。又翔鳥薄天飛。〔六〕楚辭九歎。徐徘徊於山阿兮。〔七〕毛詩。我心憂傷。吳淇曰。鳥不夜翔。曰翔鳥。正以月明故。即曹孟德詩。月明星稀。鳥鵲南飛。

何焯曰。籍之憂思所謂有其於生者。注家何足以知之。蔣師編曰。案此刺善箋憂生之嗟也。徘徊風月間。號者自哀。鳴者自樂。憂思者以何自見乎。以琴見焉。彈畢而無可見矣。心以是傷。懷以是詠也。〔節案〕末二句蓋用曹植雜詩。形景忽不見。翩翩傷我心。意指上孤鴻翔鳥言之。蔣說恐非。〔節又案〕文選六臣注呂延濟曰。夜中。喻昏亂。呂向曰。孤鴻。喻賢臣孤獨在外。翔鳥鷺鳥。以比權臣在近。謂晉文王。劉履選詩補注取之。此皆嫌於臆測。而諸家又多以此篇為八十二首之發端。吳汝綸曰。八十二章決非一時之作。疑其總集生平所為詩題之為詠懷耳。成倬雲曰。正於不倫不類中。見其塊磊發洩處。一首只作一首讀。不必於其中求章法貫穿也。斯為得之。若蔣師煊詮次其先後辭旨。以類相從。陳統乃刺取三十八首。分上中下三篇。曰悼宗國將亡。曰刺權奸。曰述己志。此皆強與區分。無當於阮公作詩之旨。竊不敢從。

其二

二妃遊江濱。逍遙順玉臺作風翔。交甫懷環珮。玉臺作解婉孌有芬芳。二猗靡情

歡愛。三千載不相忘。傾城迷下蔡。四容好結中腸。五感激生憂思。六萱丁本作

傷。選作草樹蘭房。七膏丁本作沐為誰施。其雨怨朝陽。八如何金石交。一旦更離

傷。九

二列仙傳。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湄。逢鄭交甫。見而悅之。不知其神人也。交甫下請其佩。遂手解佩與交甫。交甫悅。受而懷之。去數十步視佩。空懷無佩。顧二女忽然不見。毛詩。河上乎逍遙。荀子。順風而呼。毛詩。將翱將翔。佩玉瓊琚。毛詩。婉兮婉兮。毛長詩傳。婉孌。少好貌。楚辭九章。姱佳冶之芬芳兮。三司馬相如子虛賦。扶與倚靡。張揖注。扶持車輿相隨也。善曰。倚。於綺切。節案。莊子。應帝王篇。吾與之虛而委蛇。列子。黃帝篇。作倚移。禮記玉藻。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。鄭注。移之言靡也。也。則倚靡即倚移。亦即委蛇也。毛詩鄭箋。委蛇。委曲自得之貌。宋子侯詩。何時盛年去。歡愛永相忘。四漢書李延年歌。一顧傾人城。登徒子好色賦。臣東家之子。嫣然一笑。惑陽城。迷下蔡。五漢書外戚傳。李夫人曰。我以容貌之好。得從微賤愛幸於上。六通妓子函子章指。千載聞之猶有感激。七毛詩。焉得謾草。言樹之背。毛長詩傳。謾草令人志憂。背。北堂也。節案。陳魚曰。古人居室之制。為五架之屋。前有堂。後有房。有室。室西房東。室之北有北牆。房之北有北階。北階下有餘地。可以樹草。故婦人於房中。偶見生傷。欲得善忘之草。以樹之者。謂此也。北堂。正指北堂階下。正義謂婦人欲樹草於堂上。誤矣。此詩昔草樹蘭房。亦指房北之階下。非樹於房中也。八毛詩。豈無膏沐。誰適為容。又其雨其雨。杲杲出日。鄭箋。人言其雨其雨。杲杲然日復出。猶我言伯且來。伯且來。則復不來也。九節案。昔草三句。皆用衛風伯兮詩義。一漢書。楚王使

武涉說韓信曰。足下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。今爲漢王所擒矣。古詩。同心而離居。憂傷以終老。

沈約曰。婉變則千載不忘。金石之交。一旦輕絕。未見好德如好色。何焯曰。此蓋託朋友以喻君臣。非徒休文好德不如好色之謂。結謂一與之齊。終身不易。臣無貳心。奈何改操乎。

劉履曰。初司馬昭以魏氏託任之重。亦自謂能盡忠於國。至是專權僭竊。欲行篡逆。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。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於一遇之頃。猶且情愛荷靡。久而不忘。佳人以容好結歡。猶能感激思望。專心靡他。甚而至於憂且怨。如何股肱大臣。視同腹心者。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。君臣朋友皆以義合。故借金石之交爲喻。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。亦不失古人諷諫之義矣。須溪劉會子孟謂從二妃來。不謂有此結語。蓋所謂如截奔馬者。此文詞變化之妙。學者亦不可不知也。

王夫之曰。未嘗非兩折作。而冥合於出入之間。妙乃至此。

其三

嘉樹下成蹊。東園桃與李。秋風吹飛藿。零落從此始。繁華有憔悴。堂上生荆杞。驅馬舍之去。去上西山趾。一身不自保。何況戀妻子。凝霜被野草。歲暮亦云已。